

星在 像星、 被浪费 夜空里

The title is composed of large,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dark blue color.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a way that they overlap and interact with several circular inset images. These images show various landscapes: a city skyline at night, a beach with a person, and a body of water with a pier. Small, light blue stars are scattered around the text, adding to the celestial theme of the title.

周源远

著

就 像 星 星
被 浪 费 在
夜 空 里

周源远——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就像星星被浪费在夜空里 / 周源远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86-7735-4

I. ①就… II. ①周…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1168 号

就像星星被浪费在夜空里

著 者: 周源远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735-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CHAPTER 1 一生渴望将你收藏

没有赏味期限，只有来日方长_002

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_017

在路上_031

城市_032

裂_034

大人_036

CHAPTER 2 以你为名的世界

当你扬起头，世界就永不下坠_048

就像星星被浪费在夜空_062

散漫_075

慢歌_077

17岁_079

羁绊_082

CHAPTER 3 只要你要，只要我有

我想要有你的那一种_094

我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_122

送你_140

迷失_142

着迷_143

裸_144

CHAPTER 4 来，让我抱抱

永远不要让月亮消失在你心里_156

愿你来去无踪，一心一路_166

独处_174

大概因为那时的我们都太认真_175

天上所有的星_177

飓风_179

CHAPTER 5 把时间当作证据

用全部的人生流量下载你_190

天文学家和宇航员_204

渝_214

欧洲_216

养云_217

愈合_219

CHAPTER 6 花开花落自有时

雨还是不停地落下_230

在我的世界，你不用长大_240

我希望这一次的分别是永远_256

住在岛上_260

余晖_264

太阳_267

CHAPTER 1

一生渴望
将你收藏

你还记得在这座充满大冒险的
城市里，对谁说过真心话？被
谁珍藏，又被谁浪费？

没有赏味期限， 只有来日方长

1

大白是我朋友里为数不多的北京人，他在胡同里开了一家小小的日本料理餐厅，店名叫“慢走”，不是那种很地道的传统日本料理，菜式有点融合，味道和食材都很好，营业到后半夜两点，朋友们都会去吃。

大白总是在餐厅的一隅，喝着酒，慢条斯理地。慢似乎成了他独有的一种节奏，这种节奏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方圆五里内的人都会被这种慢传染，慢下来。

大白爱写诗，写得也好，芝麻小事儿到了他笔下就变成了警醒世人的大道理。我们认识十多年，最初都有个梦想，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出版。

时间一晃而过，我已出版了两三本书，偶尔给杂志写写采访稿。他还在原地打转，一直慢慢写慢慢写，十年的作品还集不成一个册子。

忘记听谁说，大白又在写诗追一个女孩，但大白写得慢，等他写完了诗，姑娘早就和别人跑了，又是无疾而终。

马美子是唯一欣赏大白写的诗歌的人，无论朋友们怎样调侃，她都会说，写得确实不错啊，至少打动了我的。

马美子不是我们的朋友，她只是住在附近常来餐厅的客人。大白总会给店里漂亮的女客人打折，就好像餐厅不是他开的。

我说你光打折有什么用，得留个联系方式啊。可往往大白还没来得及张嘴，女客人就留下一句“谢谢”，走远了。

美子来的时间通常都很晚，店里没有多少客人，有次美子晚上来店里吃饭，点了碗乌冬面，不知道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麻烦，吃着吃着忍不住抽泣。眼泪和着面汤，美子捧着大碗，一饮而尽。

大白坐过来，轻声问，怎么样？这面的味道还合您口味吗？

其实大白早就注意过美子。从一开始在角落里胆怯地斜眼偷看她，到后来亲自招待，会在雨夜为她亲手热一壶酒。

美子在一家4A广告公司工作，自己带项目，收入不少，她在附近的公寓租了一间大一居室，租金不便宜，她说下班太晚，住好一点的小区，安全。她喜欢日剧，所以也喜欢大白的“慢走”，在美子看来，“慢走”是专为城市里孤独的人开放的深夜食堂。

美子看起来不像地铁里的那种上班族，她的脸上没有倦意。她每次来都穿得干练优雅，精心设计的黑色镂空上衣搭配一条纱裙和

一双运动鞋，熨贴合身，正如她极高的情商，但凡有点心事，和她说说，永远有解，总能叫你开怀。

美子喜欢大白，除了因为大白给她打折，还因为大白爱写诗。她喜欢大白诗里那种出世的情怀，不滑头，特实在。大白的诗所构造的世界触动了美子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美子觉得那是最理想的状态：有钱，开一家小店，点一盏灯，过一辈子。

我说你就嫁给大白得了，店、灯、一辈子，一步到位，我也不再用再为大白烦恼，这恋爱一谈，你有我有全都有哇。大白在一旁听得甜滋滋的。

我还把我之前出版的两本书送给了美子。美子翻了翻，把脸埋进书里闻。在这个白纸黑字已经被当作青春期过时产物的时代，她的珍视让我有点感动。

大白说，他就喜欢静静地看着美子捧着书的样子，有一天他会把这些与美子有关的看似不重要的事全部写进他的书里。

他喜欢在美子吃饭的时候和她聊天，听美子说这一天发生的有趣的事，进入她的世界，然后再看着她在胡同里的背影，离开自己。

我说故事还没开始，你就搞得这么伤感。

大白还特意把店里的音乐换成了我们17岁刚认识时，我最喜欢的那首Mazzy Star的*Be My Angel*（《成为我的天使》）。

They say it's me that makes you do things

他们说你为我做了很多

You might not have down if I was away

如果我离开，你也不会失落

And that's me who like to talk to you

我就是喜欢和你聊天

And watches you as you walk away

然后又眼看你离开我

Don't say it's useless, don't say forget it

别说已经太晚，别说忘了吧

Don't bring me wishes of silly dreams

不要带我去幻想那些可笑的愿望

Just save us all from too much freedom

就让我们畅享那无边自由

那个时候我和大白都那么年轻，我们一无所有，笑着扑火。

2

后来美子很认真地约了我一次。我这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进写字楼那么正式的地儿。

美子和我说，你应该做商业运作。她还拉来了品牌的人介绍给我，很快我拍摄的笔记本广告出现在街角巷尾。

美子和我签了一纸三年的合约。

“三年？”大白小口喝着他那半瓶威士忌和我说，“你这算是卖给美子了呗。”

我雄心勃勃地点了点头。我说确实，美子很有生意头脑，比咱俩都强。

我看得出来，大白有点不高兴了，半天没说一句话。直到我准备回家了，他才一边招呼伙计们下班，一边丧气地和我说：“我也想把自己卖给她，让她打理我的后半生。”

美子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多了一点希望，过去的一切像落叶一样交给了风。我的生活变得丰满充实，五颜六色。我结交了更多形形色色的人，大白的日本料理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兴隆。

但大白并没有很高兴。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我知道。

孤寂的超市，孤寂的热食，孤寂的地铁，这些才是生活最真实的那一面。

有一次我作为嘉宾一天赶着参加了四场活动，大白和美子陪着我。大白开着车，我们几乎绕了整个北京城，从东到西，又从西边绕回城里。跑完最后一个活动，这一天光在路上就花费了五个小时。

在北京，一天的时间很容易就荒废在路上。

下车时，大白问我和美子，你说你们俩这么努力，何时才是个尽头啊？

我俩像被质问的小孩，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站在原地呆看着他。他慢慢关上车门，锁好车。

可能在别人眼里，我们现在这样忙碌的生活是最值得去奋斗的。可是大白看着此时此刻忙得四脚朝天的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想要。

“成功其实特没意义，你不觉得吗？没劲儿。”大白继续说。美子白了他一眼，拉着我就走。大白晃悠悠地跟在后面。

在大白的眼里，生活才有意义。

大白想要的生活是：银行有些存款，每天睡到自然醒，躺在床上看完一整本书，然后下楼遛狗、跑步，吃大量的蔬菜，太阳落山前去爬山，晚上就躺在床上看电视直到睡着。

美子同样向往这样的生活，但在美子眼里，“银行有些存款”是这一切的前提。她说自己的心没有那么大，也没什么安全感，尤其是在物质方面。

一家日本料理店，只能维持生活。

大白改变不了美子，他还给不了美子所期盼的衣食无忧的生活。

大白只好死说活说地硬拉着我去爬山。

后来天气好的日子里，临近傍晚的时候大白都会约上我开车去郊外爬山。大白爱上了爬山，还加入了登山组织。我参加过几次，他早已熟门熟路，但还是慢，我随随便便就能甩他半座山。

我站在山上喊他的名字，大白大白，我摸到云了。

我俩坐在山腰观景亭旁边的巨石上，他气喘吁吁地说，你呀，不懂大山，一心只往山顶去。

其实半山腰的风景和山顶的风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爬山，重要的是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过程，就像发呆一样。

开餐厅、写诗、登山都是生活，生活就是修行。

3

睡到中午，一切都已无法在阳光里藏匿。

我总是会在刚醒来的那几分钟里，有一种漂流人海的不确定感。

镜子里的黑眼圈告诉我，最近的睡眠并不踏实。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很想说点什么，但欲言又止。

岁月会擦亮人的头盖骨，让你偏执狂般思考的时候又总是忘词。

爬山这事儿，我没坚持多久，大白后续的邀请，没等我开口拒绝，美子就替我推托了。

美子说：“写作又何尝不是自己与自己相处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会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三十岁前就应该再努努力。”

三十而立，可我还是会有那种很慌张的感觉，还是不清楚到底要等多久才能过上谈笑风生的生活，每每这样的时刻，我都把自

己关在房间里，拼命地写作，写到夜里，再约上美子，去大白的店里，三个人小喝上一杯。

大白喝醉酒时，我从他看美子眼神里确定他是喜欢美子的。他对着美子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上写着八个大字：生人勿近，请你乱闯。

我记得大白曾经和我说，他最受不了女朋友两件事，一是抽烟，二是赌博。

我说：“美子这么爱抽烟，跨越了你的底线，怎么你也受得了呢？”

大白摊开双手：“还能怎么办？她压力大啊，相比不喜欢女孩抽烟这件事，我更喜欢美子啊。”

大白还说了那种“我会一直爱着美子”的话，连我都为他自卑。

大白喝得满脸通红，见美子不喜欢他讲话，就不再念叨，只喝酒。

我想这就是爱的力量吧！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理解和包容，愿意为对方削去身上的棱角，然后打磨成圆。

如果美子有一天知道大白不喜欢抽烟的女孩儿，然后慢慢戒掉，哪怕从一天两包减到一天一包，也是值得歌颂的。

4

大白的朋友圈已经脱离了酒肉，都是些登山时的风景照。

后来干脆连朋友圈都不更新了。

再后来听说大白在登山时认识的一个艺术家的院子里溜冰^①，警察来了，所有人都跑了，就他慢半拍，只抓了他一个。

我和美子的生意有声有色。美子彻底辞职，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公司。我们一起签了几个新的作家，在东四环租了写字楼。

25层。

我和美子站在落地窗前，俯瞰北京，雾霾为整个城市覆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但目光所及之处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和美子开始感受到CBD（中央商务区）的节奏和创业的压力。

莫名而来的紧迫感搞得我有些紧张，但其实我们一无所有，也无可失去。想到这一点，我俩相视而笑。

我和美子趴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探讨以前月薪两万和现在月薪十万的区别。

“都是吃一样的餐厅，看一样的电影，”她说，“也都有快乐和不快乐。但最关键的还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你的生命得到了什么样的滋养和成长。”

我们在公司楼下的四川火锅店庆祝，美子点了一大桌子菜。

好不容易全部吃完，一颗大大的花椒突然在口中爆裂。

微醉的大望路的夜，立刻在身体里开出了一朵花。

① 溜冰，这里指一种吸食冰毒的方式。——编者注

我不确定自己在认识美子之后渐渐地成为了什么样的人，但我感谢美子，她发掘了我的价值。只是忙碌的生活让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完整，尤其是大白被抓了以后，我老是觉得心里缺了一块。

公司到了第二年，人越来越多，我和美子的黑眼圈也越来越重。

美子每天要在外面忙到晚上11点才能回来和公司的内部同事开会，除了作家经纪，我们也开始自主策划一些IP（知识产权）类的项目，去做更深层次的拓展。

现实的挑战在于这事儿没有前车之鉴，只能咬着牙把它做出来。美子渐渐习惯了没有周末的生活，如果憋得久了，就一个人绕着四环开车。

美子不是一个情绪外放的人，作为老板，她还要面对公司内部的分争，照顾同事们的情绪。

美子在周一的例会上说，不必浪费时间和不相干的人身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永远不必委曲求全和不喜欢的同事成为朋友，他们在你人生中出现的时间，短到可以用小时计算，把时间花费在应付这些人身上，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全场哑口无言，新来的客户部同事为她的情商所折服。

的确，美子精明能干，震得住场。

我蜷在会议室的角落，一动不动。长期伏案写作，不停地输出，让我越发地觉得累了，精神和身体都不想伸展。

我总是在这样累得披头散发的时候想起大白，想起胡同里

的“慢走”，想再去喝上一杯。

大白放出来那天我和美子去接他，待他梳洗一番，我们又在他原来的那家日本料理餐厅里喝酒。餐厅已经被房东收回重新装修，门口的招牌没换，还是原来的名字——慢走，只是在四周多加了一些日本的手工灯笼。

二楼包厢里喝得不省人事的客人被店员架了出来。我和大白走进去，看着店里的变化。

餐厅灯光的光线暗了一些，更有居酒屋的风格，原本大理石的吧台被换成了木质的；有对韩国学生情侣正在吵架，穿着樱花和服的领位姑娘特意避开了他们，给我们选了处角落里的位子；隔壁穿着套装的上班族随便点了个商务餐，机械地十分钟吃完，抹抹嘴结账，掀开帘子迅速离开。

大白点了盐烤银杏和两杯日本威士忌。我俩眼前门庭若市的情景，像一个微小的热气蒸腾的人世间。

大白喝多了又开始不说话，眼神空洞。

这几年“咻”地一下就过去了，我们三个又坐在了这里。没一会儿，我似乎被大白的慢所感染，身体舒缓了下来，歪头靠在墙边。

美子开门见山：“要不我们把店租回来吧？”

大白摊手说：“没必要了，随缘吧。”

“‘慢走’不在了，感觉总缺点什么。”

“心里缺点什么，和有没有‘慢走’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